



★★★★

花园文丛

轉把花枝
換宿香
倚元人立

翻书偶记

刘绪源 著



山西出版集团 三晋出版社

1315669

翻书偶记



刘绪源 著



淮阴师院图书馆1315669



山西出版集团 三晋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 I P) 数据

翻书偶记 / 刘绪源著. —太原: 三晋出版社, 2009. 7
(花园文丛)

ISBN 978-7-5457-0102-9

I. 翻… II. 刘… III. 随笔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
IV. I267. 1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09) 第119169号

翻书偶记

著 者: 刘绪源

责任编辑: 宁志荣

助理编辑: 赵亮亮

责任印制: 李佳音

出 版 者: 山西出版集团·三晋出版社

地 址: 太原市建设南路 21 号

邮 编: 030012

电 话: 0351-4922268(发行中心)

0351-4956036 (综合办)

E - mail: sj@sxpmg.com

网 址: <http://sjs.sxpmg.com>

经 销 者: 新华书店

承 印 者: 山西臣功印刷包装有限公司

开 本: 787mm × 1092mm 1/32

印 张: 7.5

字 数: 135 千字

版 次: 2009年 8 月 第 1 版

印 次: 2009年 8 月 第 1 次印刷

书 号: ISBN 978-7-5457-0102-9

定 价: 28.00 元

版权所有 翻版必究



翻书偶记

序

锺叔河

书话一词的历史不能算长久，人们写作书话的历史却不能说不长久。手边有两篇宋人关于《陶渊明集》的，第一篇的作者是苏东坡：

余闻江州东林寺有《陶渊明诗集》，方欲遣人求之，而李江州忽送一部遗予，字大纸厚，正可喜也。每体中不佳，辄取读，不过一篇，惟恐读尽后无以自遣耳。

另一篇的作者则是陆放翁：

吾年十三四时，侍先少傅居城南小隐。偶见藤床上有



★★★★

花园文丛

《渊明诗》，因取读之，欣然会心。日且暮，家人呼食，读书方乐，至夜，卒不就食。今思之，如数日前事也。

写的都是读书之乐，而文情并茂，令人于数十代后读之，仍不禁神往，实在是神来之笔，也就是我心目中顶佳妙的书话了。

因为古今语不同，古今人情和生活方式、思维方式的差异尤大，今人想用几十个字写出一篇好文章，似已不太可能。但我看绪源君的书话《我的〈东坡乐府笺〉》，感觉仍能与读苏陆短文相仿佛。他在船厂当学徒工，月获一十七元八角四，用一块八毛买到“仍取线装形式，拿在手上轻软便利，舒雅美观，打开内页，纸宽字清”的上下两册时的心情，大概也可与东坡先生喜得“字大纸厚”的陶集时相比吧。绪源君写的文章当然要长些，但一开头就介绍“离经常召开‘万人誓师大会’的人民广场仅一箭之遥的福州路旧书店”中“大路货”的情形，便带上了我们恭逢其盛的伟大时代的色彩，为古人所不及见的了。最后一节，他又看似不经意地说到去黄裳家的事，先是将“自以为比较好的版本”拿了出来，终于“只好讪讪地收起书，说别的事”，颇有颊上添毫之妙，亦可谓“虽无老成人，尚有典型”矣。

《从十六铺到高昌庙》、《太有趣的要当心》等篇我也很喜欢，因为都是我想看的真正的书话，不是通常所说的书评。我以为，书话该是以书和读书生活为题材的小品散文，是个人感情流露



翻书偶记

的点点滴滴；而书评则要对书的内容进行分析，属于社会文化评论或学术随笔札记的范围，主要是一种“公器”，不是我这种闲杂人特别感兴趣的了。书话当然也可以作批评，带褒贬，但总应该有文学的趣味，如孙宗鉴之论《五代史》：

神考问荆公曰：“卿曾看欧阳公《五代史》否？”公对曰：“臣不曾仔细看，但见每篇首必曰‘呜呼’，则事事皆可叹也。”余谓公真不曾仔细看，若真仔细看，必以“呜呼”为是，五代之事，岂非事事可叹者乎！

又如张宗子之论《文选》：

张凤翼刻《文选纂注》，一士夫诘之曰：“既云文选，何故有诗？”张曰：“昭明太子为之，他定不错。”问：“昭明太子安在？”张曰：“已死。”曰：“既死，不必究也。”张曰：“便不死亦难究。”问：“何故？”张曰：“他读的书多。”

自古书话都观点鲜明，意思显然，绝不让长篇大论，更无论为了应酬或得双份稿酬而做出来的“书评”了。绪源君对鲁迅、王元化、纳博科夫、库洛特·弗里斯诸人作品的“话”，亦多有近似之处，但全文具在，故无须抄引，请读者翻开书看便得了。



★★★★

花园文丛

我早已声明自己不会写书评,也很少看书评,但写得好、写得短的散文小品还是想要看看的,自然也包括像绪源君所作的这样的书话,故写此小文,以贺其出版。

(二〇〇八年十一月二十七日,锺叔河于长沙城北之念楼)

目 录

序 锤叔河 _____ 〇〇一

文苑雁声

七十年代的“朝花夕拾”

——我读《同学少年都不贱》_____ 〇〇二

尹雪艳的美丽阴影 _____ 〇〇八

《铸剑》心解 _____ 〇一四

嘉丽、珍妮、包法利与简·爱 _____ 〇二二

《朗读者》的哲学背景 _____ 〇二六

梅里美与伊勒美神 _____ 〇三一

《小世界》与《围城》_____ 〇三九

艺术是神圣的

——读林达《像自由一样美丽》_____ 〇四四

魔幻版《战争与和平》

——略说《哈利·波特与死亡圣器》_____ 〇四八

是什么支撑了《兄弟》的创作 _____ 〇五六

太有趣的要当心 _____ 〇六〇

“邃谷楼”的风景 _____ 〇六六

徐慧芬微型小说集序 _____ 〇七二

我的《东坡乐府笺》 _____ 〇七六

学林游踪

如何看待“影射史学” _____ 〇八二

当代精神生活史上的王元化 _____ 〇九〇

八十年代文学可与三十年代相媲美 _____ 一〇一

从十六铺到高昌庙 _____ 一〇六

胡適之体有奇趣 _____ 一一〇

探寻“古籍整理”的源头 _____ 一一六

学学杨绛和朱正 _____ 一二一

施蛰存的自嘲 _____ 一二三

“枕流漱石”亦可通 _____ 一二六

《读书》文风之我见 _____ 一二八

顾彬的棒喝 _____ 一三二

我与《解读周作人》 _____ 一三六

童书情结

爱是多么不容易 _____ 一四二

谁是天才的诗人 _____ 一四七

孩子会看到大人看不到的秘密 _____ 一五三

“鼯鼠”的拳拳之心 _____ 一五八

极清浅而极深刻 _____ 一六四

像安徒生,还是像格林 _____ 一七一

什么是儿童文学的深度 _____ 一八一

“廉价效果” _____ 一八九

走出战争状态 _____ 一九四

杨红樱与“商业童书”

——兼说批评标准与书业垄断 _____ 二〇一

歌唱春天的诗人 _____ 二一〇

致未来作家 _____ 二一六

代跋:我之书话观 _____ 二二一

补 记 _____ 二二四

文苑雁声



七十年代的“朝花夕拾”

——我读《同学少年都不贱》

我读张爱玲小说轶作《同学少年都不贱》，可说是一则以惊，一则以叹。惊者，“惊艳”之谓也；叹则是惋叹，或曰扼腕之叹。我没料到张爱玲在她文学生涯的后期还会有这样的力作，我不同意现在大报小报上看到的那种差强人意式的艺术评价，我以为它虽不及其早年作品的丰润流丽，但那种枯瘦简淡的文词背后的俗世影像与沧桑感悟，以及对于人心的单刀直入式的尖刻而精准的剖析，比起她创作盛期来，真是有过之而无不及。如果她不曾将这篇作品“搁开”，而能连续写出几部这样的小说，那么，一种新的（既是民族的又是准意识流式的）“晚期张爱玲”风格或许就能确立。这对于中国小说发展史，决不是没有意义的。

这种风格的最主要的特征，就是极端的含蓄和简洁。粗看平



同學少年都不賤

張愛玲

起先簡直令人無法相信——猶太人姓李外的極多，取名許傑民的更多——~~考本李的動筆~~都

在國語鄉季辛吉之^前，第一個入內閣的移民，又是從上海來的，也還是可能剛巧姓名相同。趙廷看了時代週刊上那篇特寫，提到他的中國太太，又有~~他們的~~^{他們的}生活照，才確實知道)。

张爱玲手迹



★★★★
花园文丛

淡无奇，细一推敲，就会发现容量惊人，有时一句寻常的话里竟能挖出无穷无尽的东西。这得之于她自小心仪的《红楼梦》，但更得之于她晚年花过大功夫的《海上花列传》；而与李健吾先生翻译的福楼拜的《包法利夫人》，在文风上竟也有一种奇异的妙合。

小说以中年女性的眼光回味当初住读贵族女中时期的青涩生涯，而又与后来的变化万端的漫漫人生对照着写。书中最引人瞩目的，无疑是女中时期那种泛化的同性恋倾向。但小说女主角赵珏后来反思当年的情感，便发现那时其实相当幼稚，更多的只是“那种天真的单恋”，与在美国看到的同性恋真不可同日而语。事实上，那是少女们到了青春期，内心有一种情感的萌动，周围又没有异性交往，于是对女伴（或同性的师长）产生了一种虚拟的爱恋，这在女孩的成长中往往是难免的，而在女子中学的特殊环境里就更普遍了。作品坦率而真切地写出了这一“难言的奥秘”，恰如别林斯基所要求的那样，“真实到了令人害羞的地步”。

但这并不是小说的全部。当年的同学——赵珏和恩娟，后来有了很不相同的人生经历。恩娟嫁给了犹太人李外，两人说不上有什么爱情，“当然性的方面是满足的”，在赵珏看来，“至少作为合伙营业，他们是最理想的一对”。他们生了几个孩子，后来李外的境遇越来越好，居然进入美国政界做了高官，恩娟自然得意非凡。赵珏对于爱情则不愿妥协，她宁可为抗婚而退学乃至脱离富裕的家庭，后来跟一个朝鲜商人跑单帮，再后来嫁给了美国大学



翻书偶记

的一个华人教师，她始终认为：“感情不应当有目的，也不一定要有结果。”赵珏的婚姻并不如意，后来与丈夫也分手了，但她一直保持着自尊自爱，并小心地不受任何人的利用。书中最为警醒的，是她们两人各自在美国生活了十多年后，终于恢复了联系的那次谈话。因偶尔谈及当年另一位同寝室女生芷琪的婚姻生活，恩娟带点狠毒地数落芷琪的丈夫，指责让她结婚的哥哥，还动情地说：“她那么聪明，真可惜了。”说得几乎掉下泪来。虽然明知道学生时代恩娟对芷琪有过同性的“单恋”，而这么多年后恩娟的态度，仍让赵珏感到了“震动”。过了好些日子，赵珏才算想明白了自己“为什么骇异恩娟对芷琪一往情深”。她记起自己从前也有过一个同性的“单恋”对象，后来因事而“反感”，中断了交往，但反感并不等于“淡漠”。二战后自己在兆丰公园远远地看到她时，却非但没打招呼，而且“完全漠然”了。为什么自己能做到这一点，恩娟却做不到呢？她写道——

与男子恋爱过了才冲洗得干干净净，一点痕迹都不留。

难道恩娟一辈子都没有恋爱过？

是的。她不是不忠于丈夫的人。

赵珏不禁联想到听见甘乃迪总统遇刺的消息那天……她正



在水槽上洗盘碗，脑子里听见自己的声音在说：“甘乃迪死了。我还活着，即使不过在洗碗。”

原来赵珏当初的“震动”和“骇异”，在于她直觉地发现恩娟其实一生都不曾有过真正的恋爱；她与丈夫之间这么多年的“合伙营业”，也还不足以冲淡“她们从前那种天真的单恋”。

这样看来，得意非凡的恩娟事实上非常可怜。关于“甘乃迪”（即肯尼迪）的联想更说明问题：他一生轰轰烈烈他却死了，我在洗碗我还活着。这洗碗者不只是说赵珏自己，更是用来影射恩娟的，因其“忠于丈夫”的婚姻虽然“活着”却不会有真的幸福。作者笔墨的含蓄有力，于此可见一斑。

当然赵珏也不可能不食人间烟火，她也得为改变即将到来的贫困境遇而努力。所以，当她“在《时代周刊》上看见恩娟在总统游艇赤杉号上的照片”时，那种一在天上—一在地下的“云泥之感”，有如“当头一棒”，还是“够她受的”。作者由此点出人世间女性时时面临的两难困境。

如此看来，张爱玲在小说题目上，将老杜原诗“同学少年多不贱”改一字为“都”，必定不是笔误，而是故意为之。因为她们当年住读的是“贵族”女中，当然“都不贱”（此中无疑充满反讽）；但后来呢，后来进入了漫漫人世，只怕都“贱”了。一个“都”字，点出了女性两难困境的难以逃脱，小说的深意正在于此。不过“贱”字也未必完全是贬，它在这里的本意，其实就是张爱玲倾其一生予



翻书偶记

以关注的“世俗”，或“俗世”。

以饱经俗世沧桑的眼光观照当年女中生涯，当然可以将少女的幼稚、单纯和尴尬看得很透；以女中时代的心理作对照，则更可看出今日人心之复杂、世故与难以相通。作品虽是小说，却有着极强的自传性（它写成之后被作者“搁开”，恐怕也是因其过于纪实的缘故），所以我们不妨视此为上世纪七十年代产生于海外的又一部“朝花夕拾”。

（写于二〇〇四年春）